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流澈紫古典完美主义巅峰
后宫小说的无上之作

后宫

甄嬛传 ④

流澈紫 著



后宫



甄嬛传



4

流潋紫
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后宫·甄嬛传.4 / 流澈紫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2

ISBN 978-7-5339-4146-8

I. ①后… II. ①流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311770号

责任编辑 柳明晔 徐 莺
特约监制 孟 祎
产品经理 张馨月
特约编辑 张 倩

后宫·甄嬛传.4

流澈紫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00mm×980mm 1/16

字数 280千字

印张 17

版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146-8

定价 32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※	第一章	再相逢	001
※	第二章	萧闲往事	010
※	第三章	子夜歌	016
※	第四章	碧玉歌	021
※	第五章	丁香结	026
※	第六章	沉心如醉	032
※	第七章	秋夕	045
※	第八章	北游	057
※	第九章	蛇毒	063
※	第十章	陌上花	074
※	第十一章	杜鹃啼	084
※	第十二章	顾佳仪	092
※	第十三章	结爱	100
※	第十四章	挽断罗衣留不住	109
※	第十五章	浮云蔽白日	118

后宫

甄嬛传

4

※ 第十六章	芙蓉帐暖	132
※ 第十七章	星河欲曙	144
※ 第十八章	如意娘	154
※ 第十九章	两茫茫	162
※ 第二十章	负却当年鸾锦书	167
※ 第二十一章	掌上珊瑚怜不得	176
※ 第二十二章	未央旧客	187
※ 第二十三章	澜依	196
※ 第二十四章	怨芳时	201
※ 第二十五章	成璧	213
※ 第二十六章	倾落	220
※ 第二十七章	偶遇	233
※ 第二十八章	空翠孤燕	240
※ 第二十九章	锦囊计	251
※ 第三十章	夜雨	260
※ 后宫品级次序表		267

第一章 再相逢

这样过了三五日，我的精神渐渐好转，玄清的病倒是愈发重了，整日发着高烧。问起温实初玄清为何这样病重起来，他也只是含糊其词，说玄清着了风寒后就没有好好休养，所以身子一松下来，那病势就狠了。

这一日我吃过了药靠在床上闭目养神，觑得浣碧在旁，便问：“那么王爷是如何得的风寒？”

浣碧低一低头，迟疑着道：“小姐真要知道么？”

青花缠枝香炉中稀薄香雾飘出，淡淡散在空气中，弥漫出一股清浅的佛手柑香气。这样的气味叫人神志清明。

仿佛还是在昏寐之中，有一个冰冷的身子怀抱着我，那么冷的身体，仿佛冰雪寒霜一般，叫我在燥热的昏聩中获取一丝清凉与舒适。我缓一缓神气，道：“自然。”

浣碧怔怔地似乎出神，缓缓道：“那一日小姐发高烧，人烫得了不得，都开始说胡话了。我与槿汐敷了多少冷毛巾也不中用。那会子温大人正好奉召进宫去为胡德仪诊治去了，我去了自然也请不来。正巧王爷带着阿晋回清凉台，在山下瞧见了我一同去了禅房，见小姐这个样子，立刻让阿晋骑马去请了清凉台的大夫

来。可是那么巧偏偏下起了大雪，封住了山路，大夫也请不来。其时小姐的病症便在发热高烧不止上，没有大夫诊治，也找不到退烧的药物，于是……”她脸上红云大起，迟疑着说不下去。

她这样忸怩，我心中倒隐隐有些晓得了，不觉脸上如火烧一般。

在我昏热之中，那个浑身冰冷抱着我的人，是玄清。

浣碧扯着手中的绢子，声细如蚊：“王爷只穿着中衣，卧冰雪之上，自己身子冷透了之后再抱着小姐，如此反复多次，让小姐的高热退下来。后来雪停了，王爷就抱着小姐上了清凉台。加之小姐后来一直昏睡不醒，王爷几乎目不交睫地与温大人一同照顾。这样连番辛劳，饶是身子是铁打的，也扛不住了。”浣碧见我低头默默，脸红得要滴出血来，忙急急分辩道，“小姐放心，那时候小姐是穿着衣裳的。”

我定一定心思，慢慢坐起身子来，道：“浣碧，你去取我的外衣来，陪我去瞧瞧王爷。”

浣碧急道：“小姐的身子还没好全呢，断断不成的。”

我咳嗽两声，摆手道：“王爷于我有大恩，如今他病着，我不能不去瞧。”

浣碧见我执意要去，只得翻了件大毛的衣裳出来为我穿上，扶着我一路往绿野堂去。

我居住的地方离绿野堂的路不近，我身子虚弱，少不得走走歇歇，走了良久方到。绿野堂极有古意，阿晋看见我，耷拉着脑袋道：“娘子来了，王爷还睡着呢。”

我轻轻点头，轻声道：“我进去瞧瞧，等会儿就出来。”又问，“太妃来过么？”

阿晋摇头：“怎么会来呢？太妃今生今世都不能出安栖观的。王爷身子不好的事还瞒着呢。”

我点头：“先瞒着吧，免得太妃焦心。”

绿野堂里疏疏朗朗，只摆着几件金柚木家什，除了书还是书，墙上悬挂着各色名剑兵刃。我心中生出一点儿漫然的欣慰，当真是一点儿女人的痕迹也没有。

他兀自昏睡着，容颜有病中的憔悴支离。一身素白的寝衣，领口有素净的起伏的竹叶纹。他的眉头微微皱起，连在睡中也不是快乐的神情。

阳光浅薄如纱，隔着帘帷照着他的脸，有微微的柔和的光芒。他的檀木大床黑沉沉的，愈发让人觉得一袭白衣如梦。

我轻缓走近他。病中一点儿含糊的记忆，仿佛很久以前，他的一滴泪落在我的脸上，那种温热的触觉；还是这一次，他用寒冷的横卧在冰雪中的身体，来冰冷我灼热的病体。冷与热的记忆在心底纠缠着融化开来，因了他的存在，在久已荒漠的心上绽出第一朵花来。

我在他床前坐下，轻轻伸出手去，按上他轻蹙的眉心，轻轻为他舒展。我总是愿意见他笑着的、诚挚的、狡黠的，温暖着我冰凉荒芜的心思。

我别过头去，窗下的长案上供着一盆文竹，叶若层层青羽翠云。我想，大约是无情的植株吧，才能这样常年青翠，不凋也不谢。

而人，并非草木啊。

我就这样静静坐着，安静无语地看着他的睡容，心底无限宁静。只觉得，这样安静，这样静静的，就很好。

他醒来，已经是一个时辰后了。

他双眼睁开的一刹那，迸发出一丝惊喜，照亮了他整张因病而黯淡的脸。他挣扎着起身，道：“你来了，你可好了么？”

我含笑：“已经能起身来看你，你说好了么？”

他握一握我的手：“手还这样凉。”又问，“来了多久了。”

我缩回手：“不过一个时辰，看你好睡，便不想叫醒你。”我问他，“清，你要喝些水么？”

他几乎不能相信，怔了一怔，喃喃道：“你叫我什么？”

我缓缓站起身，泡了一杯白菊茶递到他手中，嘴角含了浅浅的笑容：“清。我可以这样叫你么？”

“可以，当然可以！”他倏然坐起身，笑容漫漫洋洋泛起在他清俊舒朗的脸上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“嬛儿，我做梦也想不到。”

这次，我并没有缩回手，只轻轻道：“世间的事，往往是想不到的。”我把茶水就到他嘴边，“先润一润喉吧。”

他喝了一口水，并不急着咽下去，只含在口中，静静看着我，目光中情深无限。

他低低的语气如温柔明亮的光线：“你今日穿了白衣裳。”

我低头，身上正是一件雪色织锦的长衣，用淡银白色的线绣了精致的梨花。我有些赧然，浅笑道：“自进了甘露寺，再没有穿过这样的衣裳了。”我低低道，“这是莫大娘拿来给我的，我只随手拿了穿，并不晓得你也穿了白色。”

※

再相逢

003

他厚实的手心贴在我的手背上，连掌纹的触觉也是温暖而蜿蜒的。他说：“我总是相信心有灵犀的。”

窗外有凛冽的寒风，带着沉重的寒意呼啸如龙。室内融融如春，我含笑望着他，心中亦是安宁欢喜。

良久，我正要叫人进来帮他盥洗，却听得外头步履纷乱，阿晋匆匆奔进来，道：“王爷，皇上和敬妃娘娘、胡德仪来了。”

玄凌！我骤然听见这个名字，心头大震，仿佛是无数雷电一同闪耀在天际，轰然一片。玄清也微微变色，道：“皇上怎么来了？”

阿晋使劲朝着我使眼色，我茫茫然站起来，道：“我出去回避下吧。”

阿晋急道：“外头正进来呢，出去就要撞上啦！”

玄清旋即镇定下来，道：“我榻后有一架屏风，先到屏风后面避一避吧。”

我二话不说，立刻避到屏风后面，刚刚站稳，隐隐闻得珠翠之声淅沥，胭脂香风细细，一把阔朗男声道：“六弟这一病，都没有人来与朕谈诗论画了。”

那声音，还是熟悉，这样骤然而无防各地听见，几乎冰冷了我的身体。那样冷，仿佛还是在棠梨宫中与他的最后一次相见，那种如刀锋一样的冰冷和决绝，在瞬间攫住了我所有的意识。我紧紧扶着屏风，只觉得酸楚而头痛。

却是阿晋扶着玄清行礼的声音：“皇上万岁金安。”

玄凌一把按住他，笑道：“既病着，还拘什么礼数。”

敬妃的声音是熟悉的，与玄清见礼之后，却是一把极娇俏甜美的女声：“王爷安好。”

玄清咳了两声，笑道：“皇兄今日兴致好，连胡德仪也一起出来。只是怎么想到到臣弟这里来了？”

玄凌道：“难得雪化了，今儿天气又好，她们整日闷在宫里也是无趣。因听说你病了，所以出来看你。”他端详着玄清，“人倒还有病色，只是精神还好，红润得好似人逢喜事精神爽一样。”于是转头向胡德仪道：“蕴蓉，你如今倒拘束了，从前见着时还叫一声‘六表哥’，现下倒一声也不言语了。”

胡德仪掩口笑道：“皇上取笑我不懂事么。如今臣妾是皇上的嫔妃，自然把这个放着首位，见了六王爷也要守君臣之礼呀，哪里还能只先叫表哥呢。”

敬妃笑吟吟道：“胡妹妹这样懂事，皇上还说她拘束呢，真是冤枉妹妹了。”

忽而一个小小童稚的声音甜甜软软道：“胧月向皇叔请安。”

敬妃笑：“胧月听说你病了，也很是挂心呢。所以今日特意带了她来。”

小女儿家的声音软绵绵入耳，我的身子陡地一震，所有的心力魂魄都被那个小小的声音吸引住了，不由自主地便向外看去。目光所及之处，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，被敬妃抱在怀里，揪了两个圆圆的双鬃，鬃上各饰了两颗明珠，一身粉色的水锦袄，细白甜美的瓜子小脸上乌溜溜一双大眼睛。

我只看了一眼，仿佛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心口，就算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见过胧月的画像，只看这一眼，我也知道这就是我心心念念、日思夜想的女儿了。

胧月，我好想抱抱我的胧月。

然而，我不能出去。我怎么能出去呢？我死死抵在屏风上，极力克制着即将要夺眶而出的眼泪。

那边厢玄清伸手笑道：“胧月来了，可要皇叔抱一抱么？”我晓得玄清的意思，他的位置，我是最能看清胧月的。

胧月笑嘻嘻躲开：“母妃，抱抱，抱抱。”

她腻在敬妃怀里左蹭右蹭没一刻安生。玄凌大笑道：“这丫头鬼精灵着呢，知道你病了不肯要你抱，还要寻个由头装懂事说怕吵着你呢。这股机灵劲儿和她母妃是一模一样的。”

玄凌话一说完，众人都有片刻的安静，玄凌话中所指，自然不是敬妃。然而胡德仪娇笑道：“是呢。说起来别看敬妃姐姐平时一声不吭的，可是论起机灵聪慧来是没了说的。也只有皇上知道姐姐这么聪慧大方，所以这样疼爱姐姐和胧月帝姬呀。”

胡德仪软语娇俏，倒是解了一番尴尬。玄凌拊掌笑道：“到底是蕴蓉会说话。”

胡德仪愈加爱娇，道：“是啦。蕴蓉是皇上的表妹，比旁人更多一分亲近，自然更了解皇上啦。”

我的目光落在胡德仪身上，这位所谓玄凌的新宠，出身之贵在宫中只有皇后凌驾其上。只见她一张鹅蛋粉脸，配上一双大眼睛顾盼有神，粉面红唇，身量亦十分娇小，上身一件玫瑰紫锦袄，绣了繁密的花纹，外罩金边琵琶襟外袄，系一条粉霞锦绶藕丝缎裙，整个人恰如一枝笑迎春风的艳艳碧桃。迎春髻上一支金丝八宝攒珠钗闪耀夺目，另点缀珠翠无数，通身的豪贵气派，生生把身边着一袭绣冬梅斗艳宝蓝色织锦裙衫的敬妃给比了下去。

然而，这样身家显赫、貌美多姿的胡德仪亦有她的短处，想必敬妃已经了然

于心了吧，才会笑得这样波澜不惊。

玄凌正问着玄清的病因，又问治得如何，玄清只依礼一一答了。玄凌道：“有段日子你没来宫里，连朕也闷得慌。你若不来，连个和朕说说诗词歌赋的人都没有，若是当年她还在……”玄凌神色微微一变，即时住口，没有再说下去。

我很想看一看他此刻的神情，然而玄清的身子挡着，只能看到他一袭明黄色的衣角。那样明亮的黄色，我不过看了一眼，已经觉得森冷刺眼，旋即低下头去。

玄清道：“当年纯元皇嫂新进宫时，常见皇兄与皇嫂谈词论赋，一同和歌。那时臣弟不过五六岁，才刚刚晓得些人事，心里总是很羡慕的。”

玄凌默默出神片刻，感慨道：“后来也只有甄氏还能与朕说上几句，只可惜，她太不受教了。”

彼时胧月正玩着一个绣球，闻言好奇道：“母妃，甄氏是谁？”

敬妃为难，一时难以启齿，只拿眼瞧着玄凌。玄凌抱过胧月，亲一亲她的额头，笑道：“一个你不认识的人。别问啦，叫你母妃抱吧。”

我心头骤然哽住。胧月，她是从来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母亲存在的吧。她有那么多的母妃，她父皇有那么多妃妾，却刻意隐瞒着她，不让她知道我的存在。

我的亲生女儿，当她问起我时，我只是一个陌路人啊。哪怕有一天我与她擦身而过，我也终究只是个路人啊。一辈子，都只能形同陌路。

胡德仪俏生生道：“原来皇上一直嫌弃咱们蠢笨说不上话啊，敬妃姐姐气量好，臣妾可要生气了。”

玄凌刮一刮她的鼻子，笑道：“就你小气，又爱撒娇。”又向玄清道：“你的清凉台朕还是第一次来，一直听说甚好，如今一看果然精妙。更好的是建在山顶，一览众山小，风景无限。”

玄清笑道：“皇兄若喜欢，常来坐坐就是。”

玄凌叹道：“哪有这样好福气能常常出来，出宫一趟多难，多少言官的眼睛盯着呢。”说着大笑道：“你的清凉台好是好，只是还缺了一位女主人。上次沛国公家的小姐，朕与太后都瞧着甚好，偏偏你百般推辞，只得作罢了。只是你年纪不小，是该纳位正妃的时候了。”

玄清淡淡一笑，“再说吧。若有中意的，臣弟一定把她奉为清凉台的女主人，一生爱护。”

玄凌道：“你自己有了主意也好。终身大事，到底是要慎重的。左右也过了最着急的时候了，就放出眼光来好好挑吧。”他半开玩笑，“你若喜欢，下一届的秀女也先挑几个好的给你留着。”

玄清只是一径淡淡微笑：“皇兄说笑了。”

玄凌打一个呵欠，道：“天色也不早了，回去还有奏折要看呢。六弟，你且好好养着吧。”

玄清忙挣扎着起身，玄凌按住他，笑道：“不必了，你好生把病养好了要紧。”于是带了敬妃与胡德仪，一行人逶迤而去。

须臾，听他们去得远了。

玄清过来拉我的手，柔声道：“他已经走了。”

我低低“嗯”一声，忍了半日的眼泪终于再耐不住，滚滚落了下来。他轻轻拍着我的背，低声安慰道：“即便皇兄不肯承认，你终究是胧月的母亲，这是谁也更改不了的。”

我内心的软弱与伤怀纠缠郁结，如蚕丝一般，一股股绞在心上，勒得那样紧，几乎透不过气来。

片刻，我仰起头，挣开他的怀抱，缓缓摇头道：“胧月不知道也好，我这样的母亲，会是她的耻辱。”

玄清皱眉道：“胡说！有你这样处处为她着想的母亲，是她最大的骄傲。”

我叹息道：“知道不知道都不要紧，只要她过得好就好，我也能稍稍安心。”

我拭一拭泪，重又唤他：“王爷……”

他错愕：“嬛儿，你怎么不叫我的名字了？”

我低首，望着那一盆莹莹生翠的文竹，淡淡道：“方才称呼王爷的名字，的确是莫愁失仪了。偶犯过错，还请王爷见谅，也还请王爷如从前一样称呼我吧。”

我这样刻意，重新明确我与他的区别，其实我与他之间，何止是天渊之别啊。

我的人生，好容易逃离了皇宫的人生，怎么与来自宫廷的他再有沾染呢。我的情不自禁，是断断不能再有了。

玄清的愕然和震惊没有消减，更有了深深的疑惑，道：“是因为皇兄么？”

我摇头，怀抱着小小的手炉，汲取一点儿温热的可以支撑我的力气：“皇上

的意外到来只是让我清醒罢了。我方才一时迷糊，才会不论尊卑冒犯了王爷。”

他蹙眉，苦笑道：“他从来没来过清凉台，我也并没想到他会这样突然来了。可是他是兴之所至骤然来访，于我于你却是……”

“世间的事，往往是想不到的。”我缓缓低首，小心隐匿好眼角的泪珠，声音没有一丝温度。

他依然微笑，眼中却泛出一抹悲凉：“你方才说这话时，不是这样的。”

这句话，是我方才说过的，含着融融的暖意与期待。和我的身体一起活转过来的，是我尘封已久的心。然而玄凌的骤然到来让我觉察到这个季节的天寒地冻。此刻，已经是截然不同的心境了。

我的手指攥紧如雪的衣裙，仿佛手里攥着一把冰冷的雪：“王爷既然相信心有灵犀，那么此刻，也一定了然我的心思，又何必要我再多言语。”

我的冷漠，再度为我筑起牢牢的城墙，抵御着他的关怀与温情。

我情愿自己生活在这样的冷漠里。

玄凌，他总是一盆浇醒我美梦的冷水，叫我彻骨地寒冷。

玄清的嘴角蕴着浓重的苦涩：“我几乎要恨皇兄，若他不来……”

我的语调是死寂的苍凉，冷得如这时节呼啸而过的山风，阳光怎样灿烂照耀，总是照不暖的。我打断他：“他来不来，有些梦，终归是要醒的。”我见他赤脚站在地上，不觉心疼，道，“王爷身子还没有好，还是好好歇着吧。莫愁先告辞了。”

我整一整衣衫，矜持离开。玄清的声音有沉沉的愁绪和坚定：“我知道，方才有一刻，你心里的风是吹向我的。哪怕只有那短短一瞬间，我亦十分欢欣。我会等你，等你心里的风再度吹向我。只要你愿意，我总是走在你旁边，只要你转头，就能看见。”

我驻足，心中一软，几乎要落下泪来，然而开口却是：“王爷在意胡德仪这位表妹么？”

他诧异：“什么？”

我静静道：“如若王爷在意，请提醒胡德仪，在与宫中任何人言语时都不要表现自己很了解皇上，至少皇上会很反感，这于她在宫中的地位十分不利。”

玄清一愣，旋即道：“我会设法提醒她。”

我淡淡道：“胡德仪的性子，未必听得进王爷的劝，王爷尽力就是了。”说罢，转身即走。

玄清唤了浣碧进来，道：“你现在的住处实在不方便，我已命人打扫了萧闲馆供你居住。你……娘子若有空儿，便去看看是否合意吧。”

我欠身道：“王爷病中还为我这样费心，真是过意不去。其实不拘住哪里都可以。”

他的容色和他的寝衣一样素白，道：“你且去看一看喜不喜欢吧。”

他盛大的情意，我该如何抵挡呢？我无言以对，只深深低首，缓缓走出。

堂外阳光明媚，冬天有这样的太阳，当真是难得的。阳光照在我身上的一瞬间，我几乎有恍若隔世的感觉，仿佛方才种种，都是梦境一般。

第二章 萧闲往事

待到玄清能起身走动时偶尔过来瞧我，也只说到萧闲馆之事，随口闲谈几句，绝口不提那日玄凌的到访，免去了彼此的尴尬。采蘋与采蓝一日三回地来请我去萧闲馆看看，我推辞不过，只好由浣碧和采蘋、采蓝陪着一同过去。

萧闲馆便在绿野堂后不远，小小巧巧一座独立的院落，很是清幽敞丽。漫步进去，厅上随便陈设着几样古玩，皆是精巧简洁的，壁间挂着一幅唐代周昉的《簪花仕女图》，地下是一色的黄花梨透雕云纹玫瑰桌子和椅子。左边耳室里，一排书架上皆是装订得齐整考究的古籍，有淡淡墨香盈溢。

采蘋含笑在旁道：“咱们王爷说小姐喜爱看书，特特嘱咐了把他书房里最好的书拣选了放在小姐这里，好给小姐解闷呢。”

我道：“劳烦你们王爷这样费心，实在过意不去。”

采蘋伶俐伶俐道：“要是小姐看了这些书觉得有趣好看，只怕王爷更高兴呢。”

我笑道：“难怪你们王爷这么疼你和采蓝，把你们收作近身侍婢，果然是灵巧聪敏会说话的。王爷有你们这两位可人在身边，日日相伴左右，想必也能解去不少烦恼，安享浮生悠闲。”

采蓝一听，忙忙摆手道：“小姐误会了。王爷贴身的事都是阿晋伺候着的，

我们只是服侍王爷，和其他侍女并没有什么两样，说不上‘近身’二字。只不过王爷觉着我们还不算太粗笨，才特意抬举了来服侍小姐的……”她微微沉吟，脸色泛红如晕生颊，迟疑着说不下去了。

到底采蘋快人快语，小声道：“而且奴婢与采蓝也不是王爷的侍妾宠婢，所以……”

方才不过是一句玩笑，可是听她们当着我的面亲口否认了，心头竟漫出一丝微不可觉的轻松来，全然没有察觉身后的浣碧是如何露出一脸轻松自在的神情。

然而我又颓然，即便明知不是他的侍妾，我又有什么好高兴的呢。

我正要说话，却见一直沉默不语的浣碧漫步上前，一手拉起采蘋一手拉起采蓝，亲亲热热道：“我们小姐方才不过是玩笑罢了。小姐眼瞧着两位姑娘模样又标致，气性又好，心里头爱得不得了。想着以两位姑娘的容貌性情，虽然未必有侧妃之位，但是侍妾姨娘的好位子总是笃定的，所以才说这样的话。再说眼下不是，谁知将来也没有这样的好福分呢，旁人是羡慕也羡慕不来的。莫说是小姐，便是我，心里口里迟早也是要向二位姑娘道喜的。”

自玄清遣了采蘋和采蓝来服侍我之后，因二人容貌出挑，服采鲜明不似寻常侍女，浣碧与她们相处时总是淡淡地不甚亲热，如今竟主动与二人说得这般亲热客气，我心中亦暗暗诧异。

采蘋忙正色道：“咱们清凉台有个不成文的规矩。因为咱们这些在清凉台做奴婢的，比不得清河王府里头都是好人家挑出来的女儿。咱们这些人都是家道凋零、漂泊在外头生死垂于一线的，被王爷救了回来才在清凉台服侍的。在咱们眼里，王爷就是咱们的大恩人，断断不会存了非分之想。如今咱们尽心尽力侍奉王爷，将来尽心尽力侍奉王爷和王妃。”说着看向我道：“王爷视小姐为知己，小姐必然知道，咱们王爷不会有妾侍侧妃的。若有，也只会只有一位正室王妃，是不是？”

我颌首：“王爷确实这样说过。天下女子如三千弱水，他亦只取一瓢饮。”

浣碧的目光微微一跳，很快如常笑道：“那么，能在王爷身边侍奉一辈子也是旁人修也修不来的福气呀。”

浣碧如此一说，蓝蘋双姝自然觉得投趣，三人你一言我一语，逐渐熟稔起来。我见她们说得热闹，也不忍去打搅，只顾环视萧闲馆。

萧闲馆内室有一对博古橱，里面是三五盒好印章。窗前横着一张书案，澄心堂纸随意铺散着，只等着人去落笔。朝南长窗下放着一张紫绒绣垫杨妃榻，榻边案几上放着两盆水仙，吐蕊幽香。窗上一色的雨过天青色的蝉翼纱帐，窗下悬着

一盆吊兰，虽在冬日里，也长得葳蕤曼妙，枝叶青葱。桌子旁边搁着一副绣架，千百种颜色的丝线都是配齐了的，只挽作一团放在丝线架子上。绕过一架四扇楠木樱草色刻丝琉璃屏风，再往里头便是一张睡床，秋水色熟罗帐子顺服垂下。杏子红金心闪缎的锦衾，底下是银鼠皮的褥子铺成，十分绵软暖和。西番莲花打底的青石板面上建起溜光雪白的粉墙，墙上再无字画，只是悬着两幅苏州精工刺绣，一幅是青绿如意牡丹，一幅是凤栖梧桐，各自张于床头。

我闭目轻嗅，闻得甜香细细，沁入肺腑，却见床帐的帐钩上各挂着一个涂金镂花银薰球，香气便是从此传出，正是我一向喜爱的百和香。

他如此细心安排，无一不周到，当真是像极了闺秀女儿的卧房。

我眼见窗外影影绰绰，一时好奇推开，却见窗外正是一座园子，园中所植，竟是开淡绿花瓣的双碧垂枝绿梅。此时正是梅花盛开的时节，满园绿梅累累如碧珠缀枝、翡翠披光，连照射其间的阳光亦有了轻薄透明的绿玉光华，大有不似春光而胜似春光的美态。

我默默无声，只看着满园绿梅。若他真真知道我与玄凌在倚梅园中遇见而避开了种植红梅、白梅怕我伤心，那他也真是心细如发了。即便不是，这么多绿梅要搜罗起来，也是千难万难的。

浣碧不知是何时进来的，目光亦被绿梅吸引，呆呆片刻，忽然欣喜万分道：“小姐，你瞧，那梅花皆是碧色的呢？”

玄清的话语仿佛还在耳边：“清在宫中时便曾诚心邀请娘子光顾清凉台小聚，娘子却以盛夏已过，清凉台过于凉爽而推辞。然而清一心所盼，若真有机缘巧合，能使娘子一往清凉台，亦是好的。萧闲馆自清初识娘子时便已准备下，如今终于有机会可使娘子小住了。”他说这番话时有难以掩饰的欣喜与满足。

我亦笑：“王爷也曾说，清凉台冬暖夏凉，如有一日我若觉得天寒难耐，亦可来一聚，王爷的红泥小火炉愿为我一化冰寒霜冻。虽然王爷也期盼永远没有那一日，而如今不辞冰雪、雪中送炭的，亦是当年千金一诺的清河王。”

他亦体贴，怕我不安，只让采蘋与采蓝陪着来看。

我闻得脚步声轻悄，却是采蘋与采蓝进来。二人相视一笑，道：“萧闲馆的布置，小姐可还满意么？若是满意，今日就可住进来了。”

我心中略略犹豫，浣碧忽然牵一牵我的袖子，低声恳求道：“小姐，咱们住这里好不好？”她又道，“这儿的景致好，适合小姐养病。而且……”她的眼光贪恋在梅花之上。